

國內幣制改革與工商業

金趙 廣志 烽等 著

南方論壇出版社出版

國內幣制改革

與
商
業
工

版
所
有
權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著
作
者

金 烽 等
趙 廣 志

出
版
者
南
方
論
壇
社

發
行
人
章 運 昌

香港干諾道中六十五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承
印
者
中
原
印
刷
廠

九龍城下沙埔四十九號

每冊定價港幣壹元

目次

正視當前國內財政經濟改革 如此金圓券	本社同人	(一)
論幣制改革	金 烽	(三)
改革幣制與工商業	徐仲堯	(一二)
緊急處分令與香港工商業	趙廣志	(一九)
金圓券怎樣剝削新工階級	孫靄民	(二四)
幣制改革在上海(上海通訊)	佩 山	(二八)
金圓券出籠以後(廣州通訊)	黃 倩	(三一)
國內外各界人士對南京幣制改革的反響	小 張	(三三)
國內市場對南京幣制改革的反響		
香港市場對南京幣制改革的反響		
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		
金圓券發行辦法		
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		
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		
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		
新幣發行後結購外匯辦法		
央行外幣外匯存款支付辦法		
公教人員薪津改發金圓券辦法		
攜帶金銀外幣出入國境辦法		

參 攷 資 料

正視當前國內財政經濟改革

本社同人

終於，經過一步緊似一步的，國內市場六、七、八月的驚人漲風，南京當局不能不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以及「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等四項辦法和其他補充辦法，而顯然實施幣制改革了。

在空前險惡的經濟崩潰中，南京當局不得不施行經濟改革，原不是意外的事；然而，當着這次改革伊始，却另有使我們料想不到而為我工商界所憤懣不平的說法。為此，我們不能不先額外來多說幾句話。

行政院長翁文灝在八月廿日招待京滬兩地金融工商界重要人士時發表的談話中說：「……………少數不肯商人，競圖眼前私利，投機囤積，推波助瀾，形成心理上之無謂恐慌，致物價上漲之速度，超過通貨增發之比例，致動搖貨幣信用，尤為經濟上之癥結。」這樣，南京當局不是把物價狂漲和法幣破產的責任和罪過，都大部分轉嫁到商人身上了嗎？我們認為南京當局無論怎樣蔑視人民，無論怎樣狡猾強辯，無論怎樣推卸責任，都不應該如此說法！凡是關心我國財政經濟的國內外人士，誰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南京政府因填補財政上鉅大赤字而狂妄施行的惡性通貨膨脹是因，物價的不斷高漲是果；加之，和南京要員有關的官僚資本才是囤積大量物資，壟斷國內市場，並操縱全國物價的禍首！普通的純正商人大都已變成難以自保的「小魚」了，自救不暇，又那能一推波助瀾？「致動搖貨幣信用」呢？同時，我們深信：假如南京當局不是採取了破壞

政治協商會議五項決議而大規模發動內戰的政策，我國早已踏上了和平建設的道路，從而財政上的赤字不但早就大大縮減，並且不敷的赤字也會有適當的辦法予以彌補，兩年來何至施行這樣狂妄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何況內戰結束了，物資自然也不至於今天的匱乏，法幣的流通區域更不至縮小到今天的範圍；那末，物價決不會狂漲到目前的慘境，是可斷言的。物價既能平穩，官僚資本縱要與風作浪，也一定不至如年來的猖獗；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化，公務員生活趨於安定，生產事業得以發展，以及正當商業大可經營後，官吏的貪污事件當會減少，真正的人才才能被起用，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游資亦可獲得正當的出路；如此，全國上下的守法精神必能發揮，官僚資本作祟的餘地自然也就更小了。總之，物價狂漲和法幣信用破產的責任，實際上是應由南京政府本身來肩負的！官僚資本雖然也不能辭其咎，但南京政府和官僚資本，其實還不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嗎？

其次，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復有不能已於言者：正值改革伊始的今天，南京當局便把這次改革成敗的責任，預先放在人民的肩膀上。南京最高當局在八月廿日招待京滬民意機關和銀錢業代表，以及廿二日招待記者時所發表的談話，再有翁文灝在八月廿日招待京滬兩地金融工商界重要人士時發表的談話，都莫不以這次改革的成敗，歸於全國人民的是否「擁護」和「合作」；換言之，倘這次改革再會失敗，便是人民的不「合作」或「故違政令」有以致之！政府的一切都是對的，萬方有罪，罪在人民：這種說法我們

是不能同意的！因為中國老百姓的艱忍和善良，是舉世著稱的；而且今天的南京政府，既不是由真正的民選而產生，人民除任由擺佈外，亦無過問政治的自由，特別是在二年以來，我國人民在國內不祇說話和寫作的自由已被剝奪，幾乎連謀生的自由也都沒有了；試問怎樣還能爲這次改革預負成敗的責任？

就拿素來情況較好的國內純正工商界來說吧：年來實在給美國侵華經濟勢力，廉價貨，官僚壟斷資本，南京當局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和貪污官吏打得焦頭爛額，而大多數陷進了欲哭無淚，欲退無門的絕境；雖然，對於當局有加無已的苛捐雜稅，窒息純正工商業的輸管政策，實際上祇犧牲純正工商業家的管制金融辦法和管制物價緊急措施等等，我國內工商界人士還不是吞淚容忍，何嘗羣起反抗過呢？到現在，全國老百姓的財富大部份已被剝奪，甚至中上層的純正工商業家也大都無立錫之地，想不到還要負促使財政經濟崩潰的罪名，更要對此次任由當局佈擺的改革預負成敗之責！「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難道這就是我國老百姓的寫照嗎？

不過，無論我們對當局感到怎樣的不平和憤懣，爲着整個國家民族和我們個人打算，對於南京當局目前所頒佈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各項改革的新辦法，比以往更有加以詳細研究的必要，因為倘若這次的改革再會失敗，金圓券會重蹈法幣的覆轍而趨于破產，那國家民族和南京統治區的同胞，甚至海外僑胞所遭受的苦難，當較法幣時代加重千百倍！

如上所述，我國老百姓早已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即中上層也多數站不住腳；人民的絕大部分，的確經不起再來一次新金圓券破產的打擊了；何況南京當局目前頒佈的四項辦法和其他補充辦法，對於人民又是空前苛刻！譬如在過去，就是去年二月間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和去年冬的「經濟戡亂急要措施」等最嚴厲的辦法，雖

然禁止金銀外幣的公開買賣，雖然派出軍警普遍清查倉庫，但到底還沒有禁止人民保有金銀外幣和物資；而今天，根據此次頒佈的各項法令，不僅人民持有的金銀外幣必須全部依公價賣給政府，不僅人民不得保有於三個月必需的物資，並且國人在外國的活期定期存款，黃金外幣，以及『從外國方面獲得之任何支付權益』，如超過美金三千元，都要向南京當局登記，也就是說隨時要準備給南京政府徵用。此外，苛捐雜稅不祇要增加種類（如增加百分之四十的進口裁亂時期附加稅等），又要提高至戰前標準，國營公用和交通事業的收費也要調整至戰前標準，外匯和輸入的管制又要加緊！反之，物價却要凍結在八月十九日的標準，公教人員和職工的待遇也不復用按照生活指數發薪的辦法而同樣遭凍結。這樣一來，在金圓券重蹈法幣膨脹的覆轍時，試問除極少數的特權份子，以及和南京當局有關的官僚資本外，我們老百姓若不設法掙扎，究竟還能憑什麼來爭取生存呢？可是，由於此次頒佈的各項法令，南京當局的各次談話，以及過去的經驗，我們可以想像：縱令是爭取生存而又最合理的掙扎反抗，我們老百姓也將遭受最殘酷的彈壓！跟着經濟上的大規模壓殺而來的，就必然是最可怕的全面政治恐怖！這時，國家民族和我們老百姓的景況，真是不堪設想啊！

面臨着這樣重大的危機，我們對於南京當局這次的改革，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誰還不應該予以最深的注意和研究呢？不錯，我們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今後絕對再不應該，也再不能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了！我們絕不願在不明不白中肩負失敗的責任，我們更不願在不明不白中束手待斃！所以，在研究清楚之後，我們還應該立即考慮應付的辦法，立即共作有效的行動；救國亦所以自救，已不能再躊躇了！爲此，本社同特編本書，倘能有助於國內外同胞的研究千萬一，則幸甚，幸甚。

如此金圓券

金 烽

(一) 爲什麼在這個時候改革幣制？

南京政府在過去的三年當中，任何一時期都比今天具備更好的條件，來改革幣制。如衆週知，在抗戰結束的時候，存在國內國外的準備金，就有九億美元和六百萬盎斯的黃金。那時候倘使要改革幣制，的確是可以過一過金本位的癮的。即拾準備而言美援，在勝利到來的前後，美國當局也比今天慷慨得多。過去三年當中四十餘億美元的援助，還是今天所能夢想得到的嗎？此外，軍事、政治和一般經濟情形，那更是「不堪回首」了！爲什麼由宋子文到張群，都不曾下决心改革幣制，而把這個「大業」留待翁文灝來「完成」呢？顯然的，他們決不是見不及此，也不是魄力不夠，而實在是因爲改革幣制最基本的條件——平衡財政收支始終沒有把握。因此，從任何學派的貨幣理論來說，都舉不出可以改革幣制的理由。一個人不是萬不得已，誰願意冒險去做對歷史對子孫沒有交代的事情呢？自然，當時可能還有一種想法，就是認爲軍事上可能三至六個月就打垮共軍，安定了政權再來改革幣制也不遲。

兩年餘來事實的演變，完全出于南京當局的預料。軍事、政治和一般經濟，不但沒有好轉，反而很快的進入土崩瓦解的階段。外匯黃金已消耗得差不多了。美援開了半年以上，只有四億美元的數目，還指定了這種那種的用途，而且要以監督。幣制借款談判顯已失敗，連等於剩餘物資的白銀也借不到。改革幣制的條件，真比過去差得太遠了！那麼爲什麼偏要在這個時候改革呢？這並不是要不要改的問題，而是能不能不改的問題。八月的經濟暴風雨真太怕人了，正如南京當局之所表示：局勢之嚴重，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死裏求生，只有投機冒險之一途，那裡還顧得到什麼理論和歷史？能挨過多少時間，就挨多少時間，總比今天馬上崩潰好。一切都是被迫的，被動的，那裡還談得到什麼計劃？這真叫做「日暮窮途」，「異想天開」；豈但大胆，簡直妄爲！但，除此之外，却也真沒有更好的辦法呀！

(二) 金圓券——法幣的翻版

金元券最響亮的廣告，是「公開發行，十足準備」八個大字。這個廣告有多少價值，估一估現有的準備價值或者算

一算金圓券的命固然可以曉得，翻一翻歷史更可以明白。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三日實施法幣政策時，「公開發行，十足準備」的廣告，比現在還要叫得響亮。以下摘抄原文，一字不改：

(1)『財政部布告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三日

三、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收換事宜，設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其委員會章程，另行公布。

六、爲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

(2)『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章程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三日公布

第三條 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以左列委員組織之：

三、銀行業同業公會代表二人。

四、銀業同業公會代表二人。

五、商會代表二人。

第七條 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每月應檢查準備一次，並將發行數額及準備種類數額分別公告，並陳報財政部備案。

(3)『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檢查規則 卅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四、法幣發行，須按發行數額十足準備。現金準備爲六成，以金銀或外匯充之。保證準備爲四成……」
還不夠明白嗎？法幣原來也是「公開發行，十足準備」的。它設置了「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委員會裡面，有銀行錢業和商會的代表。現在發行金圓券，設置了一個「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僅僅把「管理」改爲「監理」而已。照

字面來說，似乎前者比較後者職權還要大一些哩。委員當中也有銀錢業和商會的代表。依我記憶所得，有幾位目下的監理委員就是過去的管理委員。請他們反省一下，過去爲什麼變成了不管不理，放棄職守呢？倘使過去管理都無效，今後監理又如何能生效呢？

更巧的是，每月一次的檢查，並將檢查結果公告，以盡公開發行的能事，金圓券和法幣竟也如出一轍。請同胞們回憶一下：當時法幣發行的公開檢查報告，是怎樣的公告，又是怎樣的停止公佈的呢？

然而金圓券和法幣，確乎還有不同之點。這表現在（一）法幣當時是可以自由兌換外匯的，這就是條文當中所謂「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金圓券却不能自由兌換的，儘管真有準備，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其次（二）法幣不但是十足準備，而且是六成的現金準備，四成的保證準備。金圓券却只有四成的現金準備。

所以，金圓券不但是法幣的翻版，而且簡直是法幣的劣版。倘使我們用「前車之鑒」一句成語的話，那末不但車子之質地優劣不同，時代和環境更是不同得太多。法幣車子總算走了幾乎十四年，金圓車子怕是走不到十四個月的吧？

（三）法幣搜括了多少人民的汗血？

法幣在不算短的幾乎十四年當中，究竟搜括了多少人民的汗血？

我們可以估計得出，廿六年年底的發行額大概是十六億元左右，約合美金五億元。

由廿七年一直到三十六年，依據合衆社八月十五日南京電，財政支數如左（單位百萬元）：

支		出	
廿七年	一・一八一	收	入
廿八年	三・〇六三		二二一
廿九年	五・四二五		四八四
三十年	一〇・八九二		二六七
卅一年	二六・六〇二		六六七
卅二年	六三・三五二		四・一六四
卅三年	一八二・八三二		一五・三二六
卅四年	一・五八四・九三〇		三四・三五三
			一一四・四〇九

卅五年

五·五六七·二七八

一·二一七·六四一

卅六年

四三·二〇〇·〇〇〇

九·〇四〇·〇〇〇

總計

五〇·六四五·五五五

一〇·四二七·五二二

依據上述的數字，十年間赤字財政，爲四〇·二一八·〇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以百分比來說，赤字財政約爲支出的百分之七九·四一。

再據王雲五報告：戰時每年支出，平均約合美金十億元。上述那麼冗長的法幣數字實在大囉嗦了。一經合成美金，到很了然。十億元的百分之七九·四一，即平均每年要劇空美金七億九千四百十萬元。

上述的計算，大致是相當準確的。讓我們再引用楊壽標編「中國財政統計大綱」內載賒借收入佔國庫支出之百分比如左：

%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平均
77	85	85	77	86	70	86	70	67	78	79	77.17

27年年
28年年
29年年
30年年
31年年
32年年
33年年
34年年
六月
平均

百分之七七·一七的比例，與七九·四一比較，相差甚微。如將前述合衆社報導數字的每年收支數相比先求出赤字財政，再求出赤字財政佔支出數的百分比，與後表賒借的百分比對照，則年度稍有出入。這大概是預算年度和實際收支的日期的參差吧？

我們就採用後面一個比較小的百分數，七七·一七。我們再假定卅五年到現在約漢二年九個月的財政赤字，也不相上下。那末，再以王雲五每年支出合美金十億元的數字爲根據，十年九個月的財政赤字，應該是1,000,000,000。

$$\times \frac{77.17}{100} \times 10 \frac{3}{4} = 8,295,775,000, \text{也就是美金八十二億九千五百七十七萬五千元。}$$

這一個龐大的赤字，當然不會全部用發行來彌補。依據「民國經濟史」鄭宗伊著的「我國之戰時財政」我國在抗戰期間，曾發行下列內債：

1. 國幣一五、〇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2. 美金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3. 美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4. 關金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抗戰時期舉借的外債，根據同一來源，總數如下：

1. 美金 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2. 英金 四九,七四七,〇〇〇鎊
3. 法郎 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

如將2.英金每鎊合四美元計算，則爲美金一九八、九八八、〇〇〇元。3.法郎十五個合一美元計算則爲美金一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元。三項總數爲

美金一、一五二、三三三、三三三三元。

鄒氏對美國租借物資，認爲「事關機密數目不詳」，顯然是認爲不在國庫收支之內的項目了。

內戰期間南京政府還曾經發行了下列的內債：

1. 卅六年美金短期庫券 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2. 卅六年美金公債 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抗戰結束以後，馬歇爾計劃實施以前的美援數目，官方承認的，是十二億至十五億美元。其餘還有三十億美元左右的美援，顯然又是國庫收支以外的項目了。

內債發行的成績是很壞的。大致在抗戰及內戰期內，真正消化了的內債，不會超過二億美元。因此，我們可以計算一下財政赤字用內外債來彌補的數字如左：

1. 抗戰期間外債 美金一、一五二、三三三、三三三三元
 2. 內戰期間外債 美金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3. 內債 美金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 共計 美金二、八五二、三三三、三三三三元

如此，抗戰及內戰期內財政赤字需要發鈔彌補的，大致是8,295,775,000—2,852,321,333=5,443,453,667，即美金五十四億四千餘萬元，加上廿六年底爲止的數目，約美金五億元，總數就達美金五十九億四千萬元。這就是法幣在不到

十四年當中，向中國人民搜括了去的汗血！這就是中國今天民窮財盡的一個最好的說明，也是亙古未有的大搜括！現在，王雲五還要很志滿意得的說：「祇需要五六千萬美元，已足收回其全部。」這真是一句怎樣傷天害理的招供呀！尤其可痛的是：這偌大的搜括所得，至少有半數以上都落入貪官污吏和官僚資本家的腰包，因此造成了大批中國在美國的新富豪！人民呢？生活固然比戰前艱苦十倍，國際地位也落得一場空歡喜，比戰前更要到處受人壓迫凌辱了！

(四) 王雲五漫天撒謊

依據財長王雲五的談話：『今後總歲出預算，如能力從撙節，控制得宜，每年實際支出，當可減至九億美元之等值，即金圓三十六億元。至於歲入方面……估計關稅全年收入為金圓四億八千萬元，貨物稅七億元，直接稅三億六千萬元，鹽稅三億二千萬元，其他各稅連同國營事業盈餘規費收入等共二億元，出售剩餘物資敵偽產業等約四億元。以上收入共金圓廿四億六千萬元。收支相抵，所短之數為十一億四千萬元，約當歲出百分之卅弱，擬運用美援以彌補其一部分。其尙不足之數，當發行金圓公債以資彌補。』

金圓二十四億六千萬元的收支，真不啻空中樓閣，使人無從置信。

關稅在戰前，以廿三年的三億八千餘萬元為最高峯。當時國民黨政權的統一，人民的購買力，以至征收機關的行政效率，都遠勝於目前。尤其重要的，是當時進出口貿易，幾乎完全自由，同今天的重重管制束縛，真不可同日而語。當年的進口額，達銀元十億餘元，合金圓二十餘億元；出口也達銀元五億三千餘萬元，合金元十億七千餘萬元。而關稅收入不過銀元三億八千餘萬元，約合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現在，出口稅已停止征收。而輸入限額，自第七季起，還要照五六兩季的平均標準，至少核減四分之一，總計全年輸入限額，將僅及美金一億三千萬元，即金圓五億二千萬元。要在五億二千萬元的輸入品當中，征收四億八千萬元的關稅，平均稅率要合到百分之九十二，那裏是可能的呢？

大概，他們是希望自備外匯的輸入物品可以大量增加。這似乎也是不大可能的。首先，去年四月間對於自備外匯物品的強行收購，以及事後當局又食言而肥，連允許支付的外匯價款，也強行合成法幣，結果等於沒收。這一個慘痛的教訓，商人是不會忘記的。誰還肯自備外匯，大量輸入物品呢？其次，當然是幣值問題。自備外匯輸入物品之後，把外匯變成了金圓，誰肯放心呢？就是退一萬步，假定自備外匯的輸入能和限額相等，輸入總數也不過十億四千萬元，也決收不到四億八千萬元的關稅的呀！

我們再檢討一下南京政府今年下半年的預算，關稅收入為法幣一、〇〇九、一四三億元，折合金元才不過三、六三

三萬元。全年的數目加倍，也不過七、二六六萬元。要增加六、六倍，方能達到四億八千萬元的數目。這那裡是事實所能許可的呢？

貨物稅金元七億元，尤其是荒誕不經。今年下半年的預算數，是法幣一、一二七、〇〇〇億元，合金元三、七五六萬元。以二乘等於全年收入，也不過七、五一二萬元。要增加九、三倍，才能達到金元七億元的數目。貨物稅係從價征稅，但其完稅價格，每三個月即調整一次。所以幣制改革以後可能增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稅率如洋酒捲煙等，已經是百分之百，也沒有再加高的可能了。

貨物稅的前身是統稅。在戰前，統稅最高的征收額，為廿四年的銀元一億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元。以官價合金元，不過二億三千餘萬元。現在，許多工業區都變成了解放區，工業生產更多數凋敝不堪，那裡能希望達到戰前的標準？更不必說超過戰前三倍的金元七億元了。

直接稅在廿四年，只有銀元六千餘萬元的收入。依據今年下半年的預算，合所得稅、遺產稅、印花稅和特種營業稅，僅有法幣四二、〇〇〇億元，合金元一千四百七十四萬元。以二乘合全年數，也不過二千九百四十八萬元。要增加十二倍強，才能達到王雲五的三億六千萬元。

鹽稅在廿四年，有銀元一億八千餘萬元的收入。如以二乘合成金元，到要超過王雲五的三億二千萬元的數目。但，由于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已經在解放區的管轄之內，而人民的生活，又已經遠不如前，我們實在不能想像可以收到戰前的數額；要呢，除非是昧良心大大的增加貧民的負擔。依照今年下半年的預算，鹽稅為法幣八一、〇〇〇億元，折合金元，才不過二百七十萬元而已！要增加一百十九倍，才能達到王雲五的數字。這是如何怕人的一個距離呀！

總之，不論照戰前的記錄，或者照南京政府今年下半年的預算來推合，王雲五所報的數字，都必須打一個很大的折扣——對折以下。尤其，今年下半年的預算，也正出自王雲五的手筆。在那個預算當中，收入只有法幣三、二二六、二一五億元，合成金元，才不過一億零七百八十七萬餘元。加倍合成全年收入，不過二億一千五百七十四萬餘元。讓我們再假定從預算編製之日起（事實上是八月十二日公布的），到改革幣制的那一天，物價已經漲了四倍，也就是幣值已經跌去四分之三；於是再用四去乘上述的數字，也不過八億六千餘萬金元而已，何來二十四億六千萬金元？因此我們可以很穩健的估計：南京政府的財政赤字，依然要達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本來，從任何的理論來說，要從改革幣制來改善收支狀況，完全是顛倒因果，而絕不可能做得通的。

更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南京政府的財政赤字，不久便要衝破了二十億元的金圓券發行限額。

(五)爲期不遠的破綻

南京當局已經承認，法幣和東北流通券的發行數，祇合法幣六百萬億元，折合金圓券二億元。因此，倘使真要使通貨不膨脹，金圓券的發行額就不超過二億元。反過來說，倘使金元券發行達到二十億元的限額，那就是十倍於法幣時代的膨脹。

到現在爲止，比較法幣時代，顯然已經膨脹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爲衆週知，除了法幣兌換金圓券的部分，膨脹率保持原狀以外，金元外幣的兌換，約合美金二千七百萬元，就須兌出金圓券一億零八十萬元——這是新的膨脹。

這個新的膨脹，在目前，因爲一般人還在欺騙與同嚇的惘迷之中，暫時觀望，所以這一新膨脹的力量，僅僅不過把利息由十五分拉低到四分。不久這個大量的游資，就要靜極思動，物價便可能一漲而不可收拾。歷史上，那裡有過完全靠宣傳的欺騙和法令的同嚇能够達成一種經濟政策的呢？

倘使金銀外幣再繼續的求兌金圓券，膨脹的趨勢自然更要驚人。但這是並不可能的。我想五千萬美金，就算達到最高峯。希望這次的收兌金銀外幣成績能和二十四年白銀國有的成績比美，那是太荒唐的一種想法。要明白，當時的鈔票信用，是華商銀行在漫長的二十幾年當中培養好來的。一般人都已經覺得，鈔票不但和銀元有同樣的價值，而且有更多的便利。現在大家在法幣的苦海當中煎熬了六七年，對於鈔票的印象，真是一落千丈了。誰還會願意送出金銀外幣去兌換金元券呢？嚴刑峻法是沒有用的。日寇曾經以死刑恫嚇私藏金鈔法幣的人們，曾有什麼效果呢？

其次還要明白，廿四年時候的白銀是集成的——農村集中到都市，小都市集中到上海，上海集中到銀行。所以一聲國有，再也沒有法子逃散。現在呢？金銀外幣可說是分散得再分散不過了。這還是當年的白銀所能比的嗎？

物價是限不住的，首先，是不合理的新舊幣兌換率，壓迫物價上漲；廣東便是一個顯例。其次是捐稅壓迫物價上漲。機關鹽稅已經由每担法幣四十五萬元加到金元八元——法幣二千四百萬元。這樣鹽價還能不漲嗎？又其次，便是郵電交通以至公用事業費率的上漲，刺激一般物價的上漲。但在同時，郵電交通以至公用事業的費率，都決不能按照戰前的銀元費率改收金元就可以維持得下去的；因爲那就至少等於打一個對折。最後便是貨幣單位價值的大大提高，必然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物價；各地零售價格的紛紛上漲，便是這一個理由的表現。

工資是凍不了的。政府公定價格的食鹽，一漲就漲了許多倍，寄信搭車一律都漲價，農民出售的蔬菜也漲了價，硬壓工資豈不是要勞工階級的命？他們已經在飢餓線上，再也吃虧不起，反抗是「實迫處此」的。

公務員軍警的待遇更是過不下去的。九十二金元一個月的簡任官，四、五元一個月的士兵，購買力比戰前的銀元，還不止打一個對折；再加上生活的高漲，叫他們如何支持下去？他們本來一致希望，改革幣制會帶來改善待遇。現在呢？待遇反而更低了！這是如何使他們失望的一件事！

金銀外幣以至外匯的黑市，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行政效率很高的國家，往往有官價便有黑市，黑市變成官價的副產物。何況腐敗到了極頂的南京政權呢？在香港的人都已經知道黑市的存在了。在國內的人，難道會因為報紙不登載就不知道嗎？事實上，金銀外幣收兌數目的減少，就儘足反証黑市已經存在了。換言之，開始幾天金銀外幣收兌的擁擠，也不過因為官價接近黑市，甚至高過黑市，所以搶了黑市的生意而已。當然有些是因為價格突漲，賺夠了錢結束了事的。還有些是因為需要錢用，不得不放手的。

物資，工資和金鈔三者，就是新幣制的三隻腳，只要一隻腳出了毛病，新幣制的架子便要倒下來！現在看來幾乎是任何一隻腳都可能出毛病。那，還有什麼力量能夠支撐這新幣制呢？

上海八月份物價指數

七百十三萬一千倍

八月份上海批發物價平均指數經中國經濟研究所依原方式編就，計總指數為基期二十五年的七百十三萬一千倍，分類指數中當以金屬類為最高，如與七月份比較，則食物類上升九成為最快，金屬品上漲六成為最慢。不過如從長期趨勢觀察，仍以食物類和紡織品的漲勢為最猛。

項目	八月均指數 (基期萬倍)	較七月上漲 百分率	對三十六年 十二月倍數
一般物價	七一三·一	七五·九四	五一·六三
食物類	五四一·六	九〇·五〇	六〇·〇八

紡織品	七二四·〇	七四·七九	五六·五六
金屬類	一一〇八·〇	六九·九一	四九·二二
建築材料	七七〇·五	六八·二三	四九·二六
化學品	九三五·三	六一·三一	三〇·二〇
燃料	八四三·七	七七·八五	四八·七七
雜項	六四八·二	七二·一二	四八·七四

又幣制改革後第一週，即八月第四週，本市批發物價指數，中國經濟研究所已依公式重新編就（以新幣計算），總指數為戰前二·七六八倍，食物類二·二一〇倍，紡織品二二·七三六倍，金屬品四·一五九倍，建築材料三·〇五八倍，化學品三·五三九倍，燃料三·二五五倍，雜項二·四〇五倍。

論幣制改革

徐仲堯

一 無可奈何中的一種辦法

南京政府終於在本月十九日，把那個喧嚷得很久久的「幣制改革」攤牌了。

以正常的條件而言，南京政府今天是缺乏改革幣制資格的。內戰不但仍然在繼續，而且一天比一天的更加不利於南京。軍事的潰敗，使南京政府的財政日益破產，那是可以斷言的。除了財政的破產之外，還有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據官方自己的統計，過去二年，每年的入超額都在三萬萬美元以上，在這種情形之下，通貨膨脹是沒法避免的，通貨膨脹既沒法避免，則任何幣制改革，終必是徒然的了。

一如大公報記者所報導的：「中國之幣制改革，缺乏健全的經濟基礎」（八月廿四日該報），這一點，不但大家知道，就是南京當局，亦何嘗不知道；但，他們為什麼要在缺乏健全經濟基礎上改革幣制呢？

亦如大公報的社論所說：這一次的幣制改革，「完全是迫而出此，不得不爾的」（八月二十二日社論）。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法幣已經變成爲冥錠了。法幣的崩潰，不但瘋狂地惡化人民的生活，而且深刻地使南京的財政更加破產，使南京的軍事危機更加嚴重，使南京的行政效率更加低落。人民的生活之痛苦，在統治的眼中，分明是不足一顧的，他們最担心的是軍事危機的嚴重，是財政危機的惡化，是行政效率的降落，是社會危機的急速增長；這些危機迫使他們不得不去想辦法，不得不在缺乏健全的經濟條件之下，冒險進行其所謂幣制改革了。

問題明白地擺在南京政府的面前，「改革幣制」是冒險的，因為它缺乏正常的條件；可是，不改革嗎？法幣必定跌得更快，物價必定漲得更兇，經濟風暴必定一次比一次更強烈地向着南京進擊；社會騷動，士氣渙散等等危機必定以超出意想以外的速度在發展着。爲了救急，爲了苟延殘喘，只好冒險改革一下再說了。當然，冒險地改革幣制並不能解決問題，但是，打打強心劑，拖一下亦是好的。這就是南京當局在廬山會議決定這個方案的基本精神。有人說，這是「狗急跳牆」，顯然是不錯的；有人說，這是「將計就計」，顯然亦是不錯的。

一個淹在水裏快要溺死的人，連一根草根亦要抓一下；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權，什麼方法自然亦是要拿來使用一下的。

，「病急亂投藥」，用來形容這次南京的改革幣制，我認為是十分恰當的！

二 準備金大成問題

年來備受惡性通貨膨脹打擊的人民，對於南京政府過去所說的法幣有充實準備的說法，都是聽得很多的。今年四月十日蔣介石氏在「國民大會」上的報告，更明白的說出：政府現存的白銀和黃金總計約值美金一億一千萬元，中央銀行和其他國家銀行局所存外匯的總額達美金一億八千萬美元，兩項合計為美金二億九千萬美元；資源委員會一部份工廠和中紡公司與招商局等各一部份的資產，以及敵偽產業和賠償撥交中央銀行，隨時可以變賣的，總數為四億美元。這兩筆合計有七億美元。蔣氏是用這兩筆「財產」來證明法幣有充實的基金的；他現在又用這兩筆「財產」來作為新金圓券的「十足準備」了。這次，「金圓券的條例」上，明白地規定有二億美元的金銀外幣與三億美元的「可靠資產」。這可以看出：作為新金圓券的準備金是與法幣的準備金相同的。問題恰就在這裡，如果這筆準備金是實實在在的話，為甚麼法幣跌得這麼狼狽不堪呢？為甚麼法幣有拋棄的必要呢？如果七億美元的財產還不能挽救法幣的崩潰，那末，五億美元的財產能夠保證新金圓券優勝於法幣嗎？

新金圓券的「十足準備」是十足成為問題的。這不但作者這樣懷疑，就是政府官員和一般商人亦都在抱着極大的懷疑。黃紹雄對俞鴻鈞說：「俞總裁說政府發行金圓券已經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既然準備得這樣充分，何以要收兌人民的黃金美鈔呢？」（見八廿二日星島日報）本港一般商人則「認黃金白銀外幣，政府只買進不賣出，是金圓券先天不足的最明顯徵狀，無法加以置信」。（見八月廿四日港大公报）

事實是勝於雄辯的。據可靠材料，今年年初，南京政府的金銀外幣存底，約為二億六七千萬美元，若以過去每月消耗二千五百萬美元作標準，則這一筆存底，到現在頂多只有五六千萬美元而已。所謂二億美元的金銀外幣，起碼應當打一個二五折；包括金銀外幣的百分之四十的準備，實際上是這樣的可憐。而其餘的百分之六十的「可靠資產」，却又是些賣不出去的破銅爛鐵。在這種情形之下，談什麼「十足準備」呢？這不是明明白白暴露了這個新金圓券和法幣完全是相同的麼？

還是老百姓的眼睛雪亮，大公報的廣州通訊這麼寫着：當第一張一元券落在「一德路一個葱菜檔女主顧，一位滿身鄉氣，滿口鄉音的趕市村姑手上時，她並不怎樣希罕的說：「不又是那麼一張紙，關金券初出時不是一樣貴重嗎？」（見八月廿四日該報）

人民經過多年的體驗，是不會上當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南京政府便不得不指天誓日硬說它有「十足準備」，便不得不力竭聲嘶的要求人民相信它是可靠的東西了。但，一種貨幣的建立，斷不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咒語就可達到的。香港的南華早報說得好：「作為金圓券的十足準備的金銀外匯資產，並不是新的東西。貨幣的穩定斷非欸囑（*ordemain*）所能成功。財政不平衡，國際收支不平衡，準備金又成問題，這一新貨幣前途是不樂觀的。」（見八月二十三日該報社論）

三 收購金銀外匯絕不合理

這次幣制改革的特點，不是它的以三百萬對一的比率，收回法幣，而是它的強制人民必須把金銀外幣拿到中央銀行去換成金圓券。

據這個「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南京政府治下的人民，必須於九月三十日以前，把金銀外幣悉數交給政府，必須把所有的金銀外幣悉數拿去換那些沒有價值沒有準備的新金圓券。用沒有價值，沒有準備的金圓券去強換人民的金銀外幣，顯然是一注無本生意；從人民來說，這是一種變相的征勒，廣州的人民用「迴光反照」，「竭澤而漁」，「政府向人民借錢」等字樣作為對新幣的評議（見港大公報八月廿日），不就是明證麼？

民國二十四年，法幣的出世，已經吸取了人民的存銀；法幣制度就是南京政府向人民借錢的收據。十餘年之後，法幣從十四億膨脹到一千萬億左右；人民的血液差不多吸得乾乾淨淨了。現在又來一下，舊債（法幣）弄得一塌糊塗，新債又以更大的規模來光臨着。人民將如何受得了呢？

這次最不合理最不平的地方，就是新金圓券的十足準備金，完全是靠不住的。所謂十足準備，說穿來，不外是硬把人民的資產拿來作這個用途而已。但在這裡，安處在國外的豪門資本的巨額資產，是同這一件事沒有關係的。用人民的金銀外幣來做成這種金圓券準備金，又用這種鈔票來換取人民的勞役資產：這就是這一次新金圓券的秘密！讀者們，還有什麼事情比這個更不合理的呢？

依據這個「金銀外幣處理辦法」，雖則規定人民除了把金銀兌換成爲新金圓券以外，還可購買美金公債或儲存於銀行，要不然就只有一律沒收；文字雖寫得那委婉，但實際只要一句話：「交給我！」用人民的資財來作它的準備金，這是南京政府此次幣制改革最聰明的地方，同時，亦是最不合理最爲殘酷的地方！